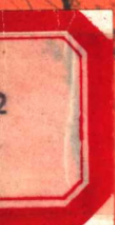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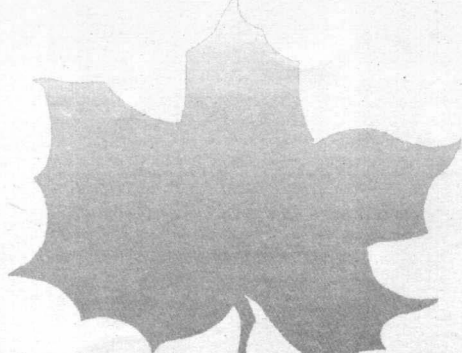


陈白沙诗学论稿

Chen Bai Sha Shi Xue Lun Gao

章继光 著





陈白沙诗学论稿

CHENBAISHA SHIXUE LUNGAO

章继光 著

岳麓书社

责任编辑 王德亚

封面设计 黄朝

陈白沙诗学论稿

章继光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1999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25 字数:180,000

ISBN 7-80520-743-7

1·470 定价:1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调换

社址:长沙市新民路10号 邮编:410006

序

羊春秋

继光曾两度从我游，予重其不随列从风，往往在浩学深思中得古人未发之议。

荀子曾经批评口耳之学为四寸之学，长期以来知识界有一痼疾，即贵耳不贵目。如一听到散文化的诗，就把它看作教外别传，不是诗的正宗。韩愈把散文句法、篇法、字法引入到诗中之后，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黄山谷都受到他的影响。苏轼更是把散文的句法、字法广泛地用于诗词中，这样就完成宋诗的一个新变。但是很多人一听到诗的散文化就否定宋诗，以为宋诗味同嚼蜡；一谈到理学家的诗，就认为它是语录体，是禅偈。其实，理学家把思辨的能力引入到诗中，给元明以后的诗注入了新的东西，使元明以后的诗具有自己的特色。继光在谈理学家

在通过有山林诗人代表之称的陈白沙诗作有关素质的分析，探讨其在明代成、弘之际诗坛的位置及所起到的作用。

一 明前期诗坛的变化与山林、台阁诗的分流

明代前期的诗歌发展，呈现出一个变化起伏的过程，对此，清人蒋重光在《明诗别裁》序言里勾画出了一个基本的轮廓。他指出：“国初诸臣，青田（刘基）、青邱（高启）两雄并峙，开风尚也。永乐以还，体崇台阁，……成、弘之代，茶陵振兴，绍先后启后，标引导也……”所论虽较简略，但基本符合明诗发展的实际情况。

关于明初诗坛的状况，正如《明史·文苑传序》所指出的：“文学之士承元季虞、柳、黄、吴之后，师友讲贯，学有本原，宋濂、王祯、方孝孺以文雄，高、杨、张、徐、刘基、袁凯以诗著。其他胜代遗逸，风流标映，不可指数，盖蔚然称盛已。”其中诗歌成就最高的为高启、刘基。王世贞说：“迨于明兴，大约立赤帜二家而已，才情之美，无过季迪（按：高启）；声气之雄，次及伯温。”^①沈德潜说：“侍郎（按：高启）诗，上自汉魏盛唐，下自宋元诸家，靡不出入其间，一时推大作手。”“文成（按：刘基）独标高格，时欲追逐杜韩，故超然独胜，允为一代之冠。”^②以刘基、高启为代表的诗人实际上掀起了明代诗坛第一个小高潮，并从而奠定了明诗发展的基础。但这种局面随着永乐时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的登台，便逐渐失去了光彩。“三杨”在永乐后期先后进入内阁，在明成祖朱棣在位时，为维护皇太子的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因而受到倚重。杨士奇在内阁时间四十三年，杨荣三十七年，杨溥二十二年，三人同为历经成

目 录

序	羊春秋(1)
---------	--------

第 一 章 明前期山林诗、台阁诗的分流

与白沙诗之评价	(1)
---------------	-----

一 明前期诗坛的变化与山林、台阁诗的分流	(2)
----------------------------	-----

二 白沙“山林诗”的情调与素质	(4)
-----------------------	-----

三 对白沙“山林诗”的评价——心与自然契合 的结晶	(14)
------------------------------------	------

第 二 章 白沙诗的人格风采

一 崇尚道义、安贫乐道的人生理想	(23)
------------------------	------

二 展现济世救民的仁爱胸怀	(25)
---------------------	------

三 抒发深沉的爱国情思	(26)
-------------------	------

四 向往自然、自得的精神境界	(28)
----------------------	------

五 咏物诗的人格内涵	(29)
------------------	------

第 三 章 陈白沙诗论探微

一 白沙心性理论的哲学内蕴	(35)
---------------------	------

二 文学上对审美主体性的张扬	(38)
----------------------	------

第 四 章 白沙诗学与理学	(46)
一 理学与白沙的道德精神	(46)
二 理学的心性说与白沙的“性情”论	(49)
三 学术与诗美的剥离——甘泉解诗的效应	(51)
第 五 章 白沙诗学与老庄	(56)
一 委运任化的人生哲学与生活情趣	(59)
二 任真率情、平淡自然的诗风	(63)
第 六 章 白沙诗学与禅学	(72)
一 静坐致虚，发明本心	(75)
二 重“悟入”	(79)
三 学贵自得	(83)
四 以少胜多，凝炼简朴	(85)
第 七 章 白沙之诗与酒	(89)
一 抒发自得的逸兴浓情	(92)
二 表达真挚、融洽的友情	(95)
三 陶然忘机的诗酒之乐	(97)
四 表白高洁、自由的人格	(99)
第 八 章 陈白沙与李东阳	(104)
一 陈白沙与李东阳的交谊	(105)
二 李东阳与陈白沙唱和及交游诗作	(108)
第 九 章 陈白沙与庄定山	(115)
一 陈白沙与庄定山的交谊	(116)
二 陈白沙、庄定山之学术与诗	(121)
第 十 章 王船山与陈白沙	(129)
第十一章 评白沙《和陶诗》	(139)

一 超旷襟怀与人生态度的表白·····	(139)
二 淡泊守真的艺术精神·····	(145)
第十二章 陈白沙传稿·····	(148)
一 家庭·时代·····	(148)
二 科场失利,习静十载·····	(151)
三 重返山林,授徒讲学·····	(155)
四 应召入京,拒试南归·····	(162)
五 迭经变故,迎来新朝·····	(166)
六 高洁自守,终老江门·····	(170)
附 录·····	(183)
一 《明史·陈献章传》·····	(185)
二 白沙诗话·····	(187)
三 白沙诗辑评·····	(191)
四 白沙诗文系年简编·····	(197)
五 白沙诗友、门人要录·····	(214)
跋·····	(226)

第一章 明前期山林诗、台阁诗的分流与白沙诗之评价

对明代成化、弘治期间的诗坛状况，学术界论述较少，文学史家间有涉及，谈得也较为笼统，语焉不详。一般皆以为此期诗坛平平，无非台阁体的流风余衍而已，没有出现值得认真研究的大家。受到关注者大抵为李东阳一人。相比之下，为李东阳深所倾服，在诗论与诗歌创作上较有成就与特色的陈白沙却受到冷落，甚至遭到误解。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陈白沙具有理学家的身份（其实他是属于程朱理学之外甚重主体的心学一派），受清代以来学术观点的影响，一般读者对谈论心理性命之说的理学先生较为鄙薄，故对有理学家头衔的陈白沙诗容易产生先入为主的成见；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人们对白沙诗丰富的内容与艺术缺乏全面的认识，未经仔细、深入的阅读便轻易作出结论。文学史（含诗歌史）的研究旨在科学地揭示与勾画文学发展的本来面目，这一研究之所以成为科学，实基于研究者对文学史料（主要是作品）的把握与在此基础上对它所作的客观、实证的考察。只有坚守这一原则，我们才能总结与揭示出某一文学流程合乎秩序的发展规律。

正是本着这一态度，笔者拟从“山林诗”与“台阁诗”的对立、分流入手，对明代前期诗歌发展的走向提出一些看法，重点

在通过有山林诗人代表之称的陈白沙诗作有关素质的分析，探讨其在明代成、弘之际诗坛的位置及所起到的作用。

一 明前期诗坛的变化与山林、台阁诗的分流

明代前期的诗歌发展，呈现出一个变化起伏的过程，对此，清人蒋重光在《明诗别裁》序言里勾画出了一个基本的轮廓。他指出：“国初诸臣，青田（刘基）、青邱（高启）两雄并峙，开风尚也。永乐以还，体崇台阁，……成、弘之代，茶陵振兴，绍先后启后，标引导也……”所论虽较简略，但基本符合明诗发展的实际情况。

关于明初诗坛的状况，正如《明史·文苑传序》所指出的：“文学之士承元季虞、柳、黄、吴之后，师友讲贯，学有本原，宋濂、王祯、方孝孺以文雄，高、杨、张、徐、刘基、袁凯以诗著。其他胜代遗逸，风流标映，不可指数，盖蔚然称盛已。”其中诗歌成就最高的为高启、刘基。王世贞说：“迨于明兴，大约立赤帜二家而已，才情之美，无过季迪（按：高启）；声气之雄，次及伯温。”^①沈德潜说：“侍郎（按：高启）诗，上自汉魏盛唐，下自宋元诸家，靡不出入其间，一时推大作手。”“文成（按：刘基）独标高格，时欲追逐杜韩，故超然独胜，允为一代之冠。”^②以刘基、高启为代表的诗人实际上掀起了明代诗坛第一个小高潮，并从而奠定了明诗发展的基础。但这种局面随着永乐时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的登台，便逐渐失去了光彩。“三杨”在永乐后期先后进入内阁，在明成祖朱棣在位时，为维护皇太子的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因而受到倚重。杨士奇在内阁时间四十三年，杨荣三十七年，杨溥二十二年，三人同为历经成

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大学士，宿德重望，为时耆硕。在他们的辅佐下，天下承平，国运日昌，周边安定，出现了“仁宣之治”的盛况，以至史家称之“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③。“三杨”雅好诗文，他们以位尊权重之身份执掌文坛，揄扬风化，要求诗歌发挥鼓吹、颂扬承平之世的作用，“以其和平易直之心，而为治世之音”^④，“足以使后世之人识盛世气象”^⑤。作为四朝元老，他们德高位显，安富尊荣，所作诗文“大都词气安闲，首尾停稳，不尚藻饰，不矜丽句，太平宰相之风度，可以想见。”^⑥在他们的示范与提倡下，于是“雍容典雅”^⑦的台阁体诗风迅速流播，左右诗坛，并影响到明代诗歌发展数十年至一百年之久^⑧。对此，沈德潜尖锐地指出：“永乐以还，尚台阁体，诸大老倡之，众人靡然和之，相习成风，而真诗渐亡矣。”^⑨出于对这种诗风的非薄，除杨士奇外，他编选的《明诗别裁》于杨荣、杨溥二人诗作一首不录。

当台阁体诗风盛行之际，李东阳步入诗坛，他在成化、弘治年间十五年内以大学士参预内阁机务，讲习艺文，主持文柄。尽管李东阳仍有台阁诗人之名，但他在诗歌上的见解较“三杨”开明，在他的揄扬下，诗坛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李东阳论诗既重风教，也重诗歌特质，在声律、格调等诗歌艺术方面提出了不少可取的见解，同时在诗歌创作方法表现出有别于“三杨”等台阁体诗人的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气度与风貌。这些均意味着明诗发展的转机。故一些学者对他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沈德潜说：“茶陵（按：李东阳）起而振之，如老鹤一鸣，喧啾俱废。后何李继起，廓而大之，駸駸乎称一代之盛矣。”^⑩钱谦益指出：“西涯（按：李东阳）之诗，原本少陵、随州、香山，以迨宋之苏轼，元之道园，兼综而互出之。”“金钟玉衡之质，朱弦清庙之

音，含咀宫商，吐纳和雅，飒飒乎，长离之和鸣，共命之交响也。”^⑩

李东阳虽然给明代诗坛带来一股清新之气，但他既具台阁重臣的身份，持论亦未摆脱台阁诗人的影响。他说：“至于朝廷典制之诗，谓之台阁气；隐逸恬淡之诗，谓之山林气。此二气者，必有其一，却不可少。”又说：“作山林诗易，作台阁诗难。山林诗或失之野，台阁诗或失之俗。野可犯，俗不可犯。”^⑪李东阳仍然强调台阁体不可取代的地位。他所谓“作山林诗易，作台阁诗难”明显受韩愈《荆潭唱和诗序》“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的影响，但持论表现出台阁诗人对诗歌价值的取向。以他的身份而言这并不奇怪。王世贞说“台阁之体，东里（按：杨士奇）辟源，长沙道流”^⑫，不无道理。但李东阳同时认为台阁、山林之气二者“必有其一，却不可少”，于台阁诗之外，对宣扬隐逸恬淡之气山林诗的地位予以肯定，其折衷取法的态度，实为难得。

李东阳所谓台阁之诗与山林之诗，主要是就作者在朝在野的身份与诗歌风格（朝廷典制之诗与隐逸恬淡之诗）加以划分，并未提出具体的名单与作者。但联系永乐以后诗坛来看，读者是清楚的。台阁诗人的作者不待言，而山林诗人则以陈白沙位居榜首^⑬。

二 白沙“山林诗”的情调与素质

陈献章，广东新会人，字公甫，号石斋，生于明宣德三年（1428年），卒于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世称白沙先生。白沙自称“本麋鹿之性”^⑭，“仆远居山林也，则行乎山林”^⑮。以长

沮、桀溺等古隐士自比^⑦，对陶渊明仰慕心仪，称道不绝。他一生中虽有几次入京的短暂经历，并应召授翰林检讨，但他乞归奉母，基本上是一个远离朝市的山林诗人，面对熙攘炎凉的世态，他选择的是一种讲学兼隐逸的山林生活，以超逸的襟怀独守着一份内心的恬淡与平静，在长期的隐居生活中他写下了逾二千首诗歌，其中以山水、田园为题材的约六百余首，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至于与山林相关的意绪与感受的抒发则远远超过此数。白沙诗歌逸出诗歌的主流之外，表现出与当时左右诗坛的台阁体迥然不同的美学风貌，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白沙的“山林诗”主要体现出下述情调：

1. 儒家独善独乐的精神追求

白沙宣称：“我浴江门点浴沂”^⑧，“弄水忘归真洒脱”^⑨，他向往曾皙浴沂的乐趣，在以自然山水作为观赏对象的同时，获得一种乐山乐水、陶然忘机的愉悦：

山寒烟错莫，江晓日荒凉。

水际风中动，梅边蜡屐香。

低头挈小槎，拍手笑轻航。

何但供游走，而须此日光。

——《岁晚江上，追次王半山韵》

万古青山自落晖，白鸥穿破水云飞。

孤舟江畔无情思，闲与儿童咏《绿衣》。

——《厓山杂诗》其二

这类诗颇符合人所称道的“寄兴风烟水月之间，盖有舞雩陋巷之风”^②的儒家情调与境界。

2. 心与道俱，物我一体的意趣

白沙诗的这种意趣颇同于道家境界。诗人的心灵融于自然山水之中，心凝神释，与之同为一体：

何处烟波好，公乘笠泽槎。

我泛江门月，乾坤共一家。

——《笠泽烟波》

担头行李但书囊，选胜寻幽到上方。

身与白云同去住，客从何处问行藏。

——《游白云》

这类诗表现出诗人的生命与自然同一——“与物为春”^②的道家精神。

3. 由以上精神情调升华出的鸢飞鱼跃的自得

白沙说：“忘我而后大，不求胜物而物莫能挠。孟子云：‘我善养浩然之气。’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变一也，……是名为自得。”^②他的一些诗正表现出这种鸢飞鱼跃的自得：

我始渐名羈，长揖归故山。

.....

逍遥高原外，披怀深树间。

禽鸟鸣我后，诸鹿游我前。

.....

逍遥复逍遥，白云如我闲。

乘化以归尽，斯道古来然。

——《和陶十二首·归园田其一》

这是一种不羁于名利的自得，它表现出诗人对命运的主宰，如白云麋鹿般逍遥自得，独立不挠的人格精神。

脚底江山不浪开，小楼占此是天裁。

光流南极窗前枕，春满东溟掌里杯。

——《次韵伍南山贺碧楼新成》其一

江流东与海潮通，江去潮来古今同。

岩洞风光诗卷里，天涯岁月钓船中。

——《赠同游马玄真伍伯饶甥舅》

这已不是一般地对自然的顺应与同流，而表现出一种优游、徜徉大化与历史沧桑的自得，它使人联系起诗人所强调的“天地我应，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②的主体意识，一种“不累于外物”^③的鸢飞鱼跃般的自由精神。

田园诗是白沙“山林诗”的重要组成部分，白沙通过他所创作的大量田园诗作在描绘出岭南的自然风光与民情风俗的同时，表现出诗人丰富的人生情趣与多彩的生活。

南有赛兰香，名花人来识。

光风散微馨，甘露洗新碧。

——《赛兰》

白头无酒不成狂，典尽春衫醉一场。

只许木犀知此意，晚风更为尽情香。

——《木犀》其六

翠烟浮晚麦初齐，社树青青独鸟啼。

何处相思不相见，木棉花下水门西。

——《古榔道中有怀》

看花何处发孤吟，墙角茶蘼又破金。

紫艳照人今日态，香风吹梦隔人心。

——《茶蘼花开，有怀同赏》

五月江门荔枝丛，绣衣下马擘轻红。

儿童走马乌台节，笑挽青荷立水中。

——《次韵答邱侍御》

在这类诗中白沙以他特有的感受与深情倾注于所熟悉的岭南风物，展现出它们动人的风采。其中赛兰、木犀、木棉、茶蘼、荔枝等这些亚热带特有的风物大大拓展了田园诗的诗境，给这一诗歌领域增添了新的内容，同时给读者带来一份特殊的美感。

十步一茅椽，非村非市廛。

行人思店饭，过鸟避墟烟。

日漾红云岛，鱼翻黄叶川。

谁为问津者，莫上趁墟船。

——《江门墟》

结茅依社里，村以社西名。

客至唯谈稼，年衰不入城。

邻鸡上树宿，山鹤傍人鸣。

向晚寻牛去，前冈笛又轰。

——《村西社》其二

山童呼犬出，狂走信诸孙。

乳鸭争嬉水，寒牛不出村。

墟烟浮树杪，田水到桑耕。

邻叟圻相遇，笑谈忘日曛。

——《南归寄乡旧》其六

这些诗以白描的笔法展示出岭南农村充满情趣的农家生活，宛如一幅幅富于田园风味的民情风俗图。

樛枝径上郎迎马，语鸟篱前妾扫云。

笑杀主翁忙出户，手提筐果唤厨人。

清泉煮蕨爱山家，夜饮西岩望月斜。

涧底白云留不住，半随红雨落天涯。

——《访山家次韵》二首